

师田手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I247.7

1157

3

BLS1116

师田手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

234689

师田手短篇小说选

Shitianshou Duanpianxiaoshuo Xuan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大连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: 197,000 开本: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: $9 \frac{1}{2}$ 插页: 3
1935年5月第1版 1935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6,400

特约编辑: 吴 竞 责任校对: 文 川
封面设计: 章桂征

统一书号: 10158·838 定价: 1.40元



作者简历：

师田手同志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一九三六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，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抗战初期他发表了小说《疯》、《伤兵朱达宝》；随后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大风雪里》、《窑洞工人》、《前哨的勇士》、《找幸福》等，这些作品大多收入一九四九年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燃烧》中。他的散文《争自由的火炬》，诗《祖国正是深夜》以及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上的《播种与萌芽》、《春天号召着战斗》、《开荒垦田》等几十篇散文，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抗战胜利后，师田手同志一直担任领导职务。自一九五三年起，他才又从事专业文艺创作。

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合集《活跃在前列》，其中收集小说、特写七十二篇，多是描写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英雄事迹。一九五六年出版了长诗《爷爷和奶奶的故事》和《歌唱南泥湾》。此后出版了诗集《螺丝钉之歌》和文艺评论集《红雨集》。

一九五三年后师田手同志创作长篇小说《军垦南泥湾》，部分章节已在报刊发表。与此同时，在全国有关刊物上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台风之夜》、散文《海防之秋》、诗《红色的年代》以及杂文、回忆录《生活的泥土》、《难忘的一九四二年》等六十余篇作品。

代 序

雷 加

那时，我曾把天安门当做地球之巅。从那里树起了一二·九运动大旗，多少学生集合起来，呼出自己的口号，走向革命，师田手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。

他的经历象千万个东北学生一样，九·一八事变后进关，从此做了流亡学生。这个特定的历史身分，又会发光，又会发热。师田手在北平弘达学院读高中时，不断将稿件寄回吉林家乡，在报纸上发表。不久，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还考取了北京大学。当他担任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组长时，已是一名响当当的民族先锋队了。

民族危机一浪高过一浪，与此俱来的沸腾生活，更是难以忘记。游行示威，革命歌声和友谊，又无处不在。我和师田手就是在南京、平津流亡同学会相识的。

我们共同组织了平津青年写作会。多少人赞赏我们那种工作劲头，还有那负有神圣使命的责任感呀！还有人记得那是南京城里哪一个中学吗？整个校园挖了防空壕，敌机一来，我们就躲进去。平时在屋子里，我们埋头为报纸赶写北平沦陷的报道。我们要向全国尽快地报道出来。我们，只有我们这些亲身感受到沦陷的痛苦，又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，

才掌握更真实的第一手材料。不由我们，又由谁来肩负起报道的任务呢？

可是，不久，连南京也沦陷了。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战斗成员，又分赴各个战场。李墨林同志牺牲在战场上，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和何佶（吕荧）同志见面。我和师田手在延安相遇是一九三八年。

那时，丁玲刚由马列学院调到文化协会工作。她在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》一文中说：

“……我到文协……负责日常工作，有事便与党支部书记师田手同志商量……这时文协机关人员很少……大家都住在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的后山沟，除自写文章外，还在抗大、陕公、女大等处建立业余文学小组……”

这是久远以前的事了，但回忆起来又是那么新鲜。上面丁玲那段文字又是那样亲切，当年的工作和生活面貌全从这个亲切的评语中透露出来。一个在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共产党员，和一个老地下党员相遇，并在一起携手工作。当年的丁玲青春焕发，而师田手也具备了做党的工作的经验。他们的交谈，从不脱离工作和学习，无论在散步中间，还是在白皮书桌旁边，或是在燃着蜡烛的夜晚。我是一九三八年由冀中前线回到文协机关工作的，所以不少场合，我都在场。

师田手留给我的印象至今不变：轻轻的脚步，见到人做一种特有的亲切手势。他的微笑，有一点富丽堂皇，这是他红润的面颊和烟色的头发，为之添了光彩。我们十分敬重他，因他有一种兄长的风度和令人钦佩的孜孜以求的精神。

文艺小组的工作他是参加的。此外，我们还编印机关刊物，还创办星期文艺学园。一九四〇年春还举行过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。那时，不断地有人到前方去，也不断地有文坛老友从大后方来。后来进行整风学习，号召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体验生活，师田手都身体力行，永远站在最前列。

周文同志有一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纪录文章，其中提到了文协支部动员工作以及师田手所起的积极作用。我感到了师田手对土地的爱，对革命工作的爱和对一切的爱。

他对革命工作的爱，最终表现在写作上。他象是永远肩负着一种报道任务。从九·一八事变起，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，每一个革命浪潮，每一个时代转折，他都要力求实践，把自己亲身的感受写下来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周围的人和下一代人。

前不久收集在《延安文艺丛书》中的散文《延安》，是师田手歌颂延安的一篇力作，写于一九三九年。在这篇散文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延安，就屹立这风暴的海洋里。”这种气势磅礴的歌颂，无疑也是他创作生活的基石。他曾任文艺工作队秘书，东北日报记者，备粮工作队秘书主任，专署工作队队长等职。那时他无论做什么工作，都未曾离开农村和土改运动，一丝不减他当年在延安参加的生产运动，或以后参加的军垦南泥湾时的热情。他沉醉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。他终生追求着自己的理想：要创作出一部“军垦南泥湾”的史诗来。虽然晚年病重不能全部完成，只发表了部分章节，但是他的《活跃在前列》等七十二篇小说和特写，不

是大部分歌颂了生产建设中的英雄事迹吗？他的叙事长诗《歌唱南泥湾》（辽宁人民出版社五七年版），不是尽情地歌唱了陕甘宁边区南泥湾的精神了吗？

我想起师田手同志，就看见那面一·二九运动的红旗。这面红旗照亮了他的创作的一生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

目 录

代 序	雷 加
一 天.....	(1)
大风雪里.....	(10)
炎夏的高粱地头.....	(20)
疯.....	(30)
控 诉.....	(38)
窑洞工人.....	(43)
找幸福.....	(53)
意内的意外.....	(62)
荒山的女儿.....	(78)
前哨上的勇士.....	(97)
罗兴秀的惨死.....	(103)
战士的秋收.....	(111)
李位和其他五个劳动英雄.....	(126)
重 创 造.....	(133)
锄 草.....	(141)
忘我的陈宗尧.....	(147)
宋振甲的心愿.....	(162)
对 面 炕.....	(200)
硬席车上.....	(245)
初春的早晨.....	(259)

一 天

二毛楞星闪亮的，独自在半明半暗的天空向冷清清的平原窥望，一百多骑游击大队正没命地往小四沟飞奔。黑影子象一条猛然涨起的河流的浪涛，急速地向前滚动着，把平原遗留在后边。平原寂静，大地闪露出绿茫茫的身姿，东方浮起微薄的鱼肚白。

这平原，这大路，已经叫这个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赵明阳抗日的马蹄踏遍，比一个老农熟悉自己的庄园都更强，他熟悉这地带的每一个大路，小路，山头，山沟，地岗，河流，村镇，城市和人物。他能计算从哪到哪的距离，和用各种车马或步行所需的时间。在敌人的网罗中奔驰，却仿佛蜘蛛巡行在自己织起的蛛网上，很少迷失了方向或者吃什么亏。他同老百姓紧密联系着，敌人打不着他，他却时常打击敌人。

一部大汽车，隆隆的声音传过来。到达小四站沟口的游击大队，便迅速分散开，隐藏在草丛和山石后边。大汽车急驰过来，不一会儿被游击大队包围了。大汽车象个大乌龟似

的，畏畏缩缩的，停在大路上。乘客都被押送到沟里小四站沟屯。大队长赵明阳闪着眼光，胜利地笑了。

太阳迟迟地升起，小四站沟口平静了。

一个半钟头后，这部大汽车又插起伪满洲国旗，将二道河子警备旅吴连长和二十名兵士，开到草帽顶子。

坐在孙保董的客室，吴连长喝着茶。十几个兵士站在外屋吃西瓜。孙保董拿着荒木一本的名片，肥大的身躯颤抖着，无论怎么想笑，也掩饰不住突兀的慌乱。他在地下打转转，后脖颈堆堆的肥肉象煮熟的螃蟹那么红，左手不住地抚摸嘴上几根稀疏的灰白胡须。

“真的吗？真的吗？”他慌乱地问。

“快吧，九点钟以前就要到。紧急军事联席会议哪！今天是‘九一八’，‘匪贼’出来了七八百，这一带都危险，说不上攻打哪疙瘩呢！指导官请你们去，迟了，吃不了可得兜着哇……”吴连长急切地催促着。

“从这到二道河子，坐汽车得一个钟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唔，差不多，……”

细高挑的高乡长、李大爷、王仁丹、刘膏药、李老三等等十五个有头有脑的乡绅地主到齐了。带匣枪的、手提式的、马大盖的、手枪的，争先恐后，跟吴连长和二十名兵士，匆匆走出围子。三十几个人把大汽车挤得满腾腾的。汽车嘟哇嘟哇的开动了，一直开向到小四站沟去的大路。

“喂喂，吴连长，不是到二道河子吗？”

“匪贼正在那条路的附近，我们来时就是从这条路绕过来的。”

田地从车窗外接连不断地飞逝，车棚里热得喘不过气。突然兵士们的枪嘴对准孙保董等每一个人。孙保董张开鱼一样的大嘴，惊愕地瞪起一双铅弹子眼睛，畏怯地问：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缴枪！”

“干啥缴我们的枪呢？这是！”高乡长眨眨虾米眼，有些不满。

“你们带着枪去见指导官，那可有些不妥当吧？你们带枪是打算回来自卫的，为要保护‘皇军’大人，可不能叫你们带枪到二道河子！缴枪！等回来再发给你们！叫你们带枪去，我吴连长是什么脑袋，可担不起！诸位高抬贵手！”吴连长温和而诙谐地看着每一个人。

十五个乡绅地主这才安心舒了一口气，满意地把枪和子弹带交给兵士们。有的还特别嘱咐道：

“那红皮套的大镜面匣子是我的呀！”

“错不了，请放心！”

一片连绵的山岗闪露在前边，离开绕到二道河子去的大道已经老远，有几个人不禁失望地问：

“这是往哪开呀？吴连长，路不对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吴连长从汽车夫旁的座位上转过身，一条腿蹬着座位的靠背，微显憔悴的梨黄神色中洋溢着胜利的愉快，大眼睛闪耀着，讥讽似地微笑一下，说道：“你们不是专同抗日联军作对吗？今天特为请你们大家伙作对来了！我想你们会知道，我就是赵明阳！……”

十五个乡绅地主知道是上了当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

脸色都白了，最后全把怨恨的眼光集中在孙保董身上。孙保董肥胖的下巴，堆堆到衣裳的前襟上，深深地低下头去。谁不知道呢？赵明阳是个打日本的能手。这回算活不成了，死神在敲击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心。后悔，自怨，什么全来不及了，每个人面前展开个黑洞洞恐怖的深渊。汽车的声音听不见了，车棚外的一切看不见了。

山上响起两声迎接的枪声，人们向旁边一栽歪，汽车猛然停止下来，蠢笨地晃动了儿晃。

二

小四站沟各村庄，活动着游击大队的人马。赵明阳带领十几个兵士和三个分队长，把大汽车上的乘客、押车的和车夫送出小四站。一个学生乘客先开腔了：

“这些老顽固，是得给他们个颜色看看！”

“是啊，这些人可太不象话啦。应当，应当。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们就明白了。这是怎么说呢！还留我们吃饭，可太破费啦！”几个商人，笑得眼睛在肉眼泡里象星一般闪烁，应声虫似地说着，一边虚伪地客气着。

“这五块钱我还是不要吧，开这一趟车，算什么！”汽车夫拿着一张票子向一个兵士手里塞。

“小意思！小意思！”

赵明阳站住了。他挺直身躯，叉着腰，平常所穿的灰袄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皱褶，平顶草帽遮掩起狭窄的头额，半面脸留下个黑影子。他挥一挥左手，畅达地向乘客们道

别，

“别客气吧！诸位把我的话记住，纪念‘九一八’，中国人要作本本当当的中国人！人心不死，什么都有希望！今天打搅诸位了，对不起，耽搁诸位的路程！”

“哪里话！哪里话！”

汽车呼呼地开走了。

这时，孙保董们坐在一间老百姓的房子里，正都各怀沉重的心事，沉默得找不出话来说。赵明阳迈进门坎，一大群人的眼光集中在他笑眯眯的脸上。但，高乡长却装作没看见，尸骨似的从炕沿上站起，黑瘦的手指指点着孙保董肥大的鼻子，愤愤地说：

“都是你！都是你！我早说跟抗日军作对不得！一点子给养算什么！你总说不要紧，你有办法，抗日军算不了什么，要讨好日本‘皇军’。都是你，没有你哪有今日！”

“是啊，都怨你！孙保董，你是一乡的头子啊！净是你使坏心眼！”一群恶蜂似的人包围住涨红了脸喘不过气来的孙保董。

“别埋怨啦，你们不愿意，我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呀！”

“你不领头，我们……”王仁丹摸摸仁丹胡，把话立时咽回去。

赵明阳走到地当心。乡绅地主们象各式各样的大石头，痴痴坐着不动，互递着失神的眼色。赵明阳严肃起来，头额上绷紧一根粗壮的筋。他左手按着腰间的手枪，右手挥动着草帽，沉重地说：

“诸位不用你怨我，我怨你的。有眼睛谁都看得明白，

咱们还是说老实话吧。适才我跟车客们宣布你们的罪状，你们也都听到，自己也承认了不是。不管好歹，咱们总算全是中国人，我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。叫你们自己好好商量，把自卫队的枪缴出来，欠的给养通通办到，那就放你们回去！……”

“回去？缴了枪，叫日本人知道了可怎么得了呀！”高乡长害怕了。

“那不要紧，事情办妥当了，日本人，哄得过去呀！”

“是是，就是那么的才好！”

“可是你们回去可要守信用，别当抗日联军就没法治你们！硬了不跟你们碰，想个法子就会让你们上道！再一次没这样的了！摸摸你们脖子长得结实不结实！日本都被打得藏猫猫，何况你们！”

孙保董们又是喜悦，又是感激，畏怯不安地望着赵明阳。屯中的马队活动起来，准备开动。赵明阳大踏步走到门口，急匆匆地又回转头来向大家说：

“你们好好商量商量，我有事，过一会儿再谈！”

三

入夜，小四沟的兵马大半四散。

孙保董他们几个人打着哈欠，涌出酸倦的眼泪，东倒西歪地坐在炕里，炕沿边，瞅着地桌上的豆油灯台发呆。高乡长悄悄站起来，拿过一个茶碗，偷偷把夹在指缝的黑东西，送到嘴里，一扬脖，同水一齐喝进去，又痴痴呆呆坐在

那里。

“高乡长，给我一点吧！”王仁丹贼溜溜地闪着眼光说。

“什么，喝口水又是好的啦！”高乡长去给王仁丹拿茶碗。

“不是，你适才不是喝大烟来吗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我不过就喝一口水罢哩！”

“高乡长就是这么吝啬！就你机灵，身上带着货！大家都瘾得慌，是什么时候，拿出来吧，给大家提提精神！”孙保董半命令似地说。

“噢，不怪我，都是你呀！”

赵明阳同两个兵士走进来。兵士把一大堆被褥放在炕头，匆匆出去了。赵明阳坐在地桌旁，灯光将他身影映在墙壁上。墙壁上挂着蒜辫子，马鞭子，小筐，屋角尽是灰尘。孙保董他们都低着头，当赵明阳一进来时仿佛被震惊了一下，这时都病人似的沉默着。

“诸位都犯瘾了吧？”赵明阳失笑地问。

“可不是，大家伙出来的太匆忙了，谁都没有带！”高乡长故意献殷勤地说。

“啊，没什么，抽，我们供不起，喝一点倒可以想办法！”

有几个用力打起哈欠。赵明阳叫进一个兵士，吩咐道：

“去想法找二两大烟土来！”

“我可不要哇，我不抽！我这有两张上好的膏药，贴在腿腋折上，就精神不少！”刘膏药扯住细细的小辫，蜡黄多皱的脸笑嘻嘻地从人丛中伸出来。